



載記第二十五

晉書一百二十五

御撰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運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

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于  
紇于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  
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  
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  
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  
祖也秦始皇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  
盛鮮卑庶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  
鄰迭相攻擊庶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  
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

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  
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  
落利那死弟祁塗立祁塗死利那子述延  
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  
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塗爲師傅委  
以國政斯引烏塗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  
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  
胡爲牽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偃太  
寒立會石勒滅翟曜懼而遷于麥田元孤

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為  
行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  
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  
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  
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  
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  
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  
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為使  
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

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  
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  
徵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顏  
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顏聞而大  
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  
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  
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  
庸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  
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

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  
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  
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  
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  
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  
守常迷運先達耻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  
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觀時來之運  
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  
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

義以其將乙旃音塗爲左相屋引出支爲  
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  
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  
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瀼川甘  
松匡朐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  
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  
及諸无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  
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  
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

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  
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  
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持登遣  
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  
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  
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  
六泉高平鮮卑沒奔于東胡金熙連兵來  
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  
馬五千匹沒奔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

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  
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  
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  
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  
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  
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  
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  
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偽謚宣烈王廟  
號烈祖

軻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大量國  
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冲  
幼宜立長君乃推軻歸為大都督大將軍  
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立  
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出連乞都為丞相鎮  
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自  
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十四年  
苻登遣使署軻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  
南羌獨如率眾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

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害  
軻歸討破之悉降其眾於是聲振邊服吐  
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鞞  
叱豆渾及南丘康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  
尉地跋並率眾降于軻歸皆署其官爵隴  
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  
軍右賢王軻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  
而擁眾來降軻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  
苻登將沒弈干遣使結好以二子為質請

討鮮卑大兜國軋歸乃與沒弈于攻大兜  
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軋歸攻陷之  
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桂峽  
退屯青崖寶進追軋歸軋歸使其將彭奚  
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  
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軋歸假  
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  
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  
錫之禮時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

軋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  
爲梁王后軋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寇  
軍翟瑒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  
還師氏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軋歸謂  
諸將曰楊定以勇虜聚衆窮兵逞欲兵猶  
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  
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  
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  
於平川軻殫乞歸引衆而退翟瑒奮劍諫

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震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關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廷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瑄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

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十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以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程瑄為吏部尚書翟勅為王客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松壽為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弘翹景為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

水姜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  
邊芮王松壽言於軋歸曰益州以懿弟之  
親屢有戰功徂在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  
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軋歸  
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  
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  
是以平北韋軋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  
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  
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

斬虜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  
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涎  
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醜毒竊爲將軍危之  
益州曰軋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  
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  
方卿等不足慮也軋率衆距戰益州果敗  
軋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  
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秀髮如荷率戶二萬  
降之軋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

軋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殺抵言於軋  
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  
洮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  
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奸豎競於  
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  
以退之軋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勃勃爲質  
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  
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  
成紀軋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

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推劉玄德於白帝皆  
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  
而無經遠之筭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  
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  
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  
非所及也建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軋歸  
使呂延爲前鋒軋歸泣謂曰今事勢窮蹙  
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  
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

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  
軋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  
爲軋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  
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鷓武允吾三  
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  
容允冠軍翟瑄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熊  
至于度眉川大破之視熊遁堡白蘭山遣  
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鮮卑疊  
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軋歸軋歸所居

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  
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軋歸次于  
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軋歸聞興將  
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乘  
機藉葦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  
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  
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  
等勦力勉之若梟剪姚興關中之地盡吾  
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

遷于柏陽鎮軍羅敷將外軍四萬遷于侯  
辰谷軋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  
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為興追騎所逼  
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為興所敗軋歸遁還  
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  
謬為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  
竊名器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  
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  
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

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函  
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  
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  
死生與陛下俱軋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  
廢興命也苟天未忘我冀興復有期德之  
不建何為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  
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  
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傳檀迎軋歸處之於  
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軋歸將叛謀

洩利庶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軋歸懼  
為利庶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  
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庶孤義兼姻好冀  
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  
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  
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  
母為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  
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軋歸遂奔長安姚  
興見而大悅署軋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

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軋歸還  
鎮苑川盡以部眾配之軋歸既至苑川以  
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大將已  
下悉降號為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  
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  
遣使者加軋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  
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  
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剋之又  
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

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軋歸甚惡之姚興慮軋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于嶮嶺山以據之熾磐攻剋袍罕遣使告之軋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軋歸可歸遂如袍罕留熾磐鎮之軋

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軋歸稱王軋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而錄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虜邀符錄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始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謙冲不以社稷爲本願

時即大位允副羣心軋歸後之義熙三年  
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  
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論薄地延師  
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  
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  
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  
軋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  
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枹罕姚興力  
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軋歸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  
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軋  
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于興遣熾  
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  
髮俥檀師濟河敗俥檀太子武臺于嶺南  
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  
于伯陽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  
苑川三千餘戶于譚郊軋歸率步騎三萬  
征西羌彭利髮於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

髮棄其部衆南奔軋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軋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于于赤水大破降之軋歸敗于五溪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回大夏熾磐與軋歸弟廣武智通陽武木奕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崦嵫南山并其四子輟之於譚郊葬軋歸于枹罕僞謚武元王在位二十

四年

熾磐軋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軋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秃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所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軋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軋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

進號撫軍大將軍軋歸死義熙六年熾磐  
襲偽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勅為相國  
麴景為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  
禁中錄事樊謙為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  
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  
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  
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  
於燒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  
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

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  
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  
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城呂奴迦等  
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  
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  
小城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粵爾與人戮力勉之眾咸拔劍大  
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城奴迦及首級四  
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

軍程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  
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  
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  
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  
五色起於南山熾磐以爲巳瑞大悅謂羣  
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  
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秃髮俾檀西征  
乙弗拔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  
襲樂都秃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

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遺平  
遠捷虔率騎五千追俾檀徙武臺與其文  
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俾檀遂降署爲  
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俾檀文武依才銓  
擢之熾磐既兼俾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  
其妻秃髮氏爲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  
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四  
達爲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軋而還遣  
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

赤水降之熾磐攻強川師次沓中沮渠蒙  
暹率眾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  
暹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  
聞暹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  
又遣暹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弋于  
上邽暹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  
上邽暹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羗二戍徙  
五千餘戶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奔于率騎  
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

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  
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  
所謂有豕白蹄往歲暹達東征姚弋敗走  
入木奔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  
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雲達爲  
左丞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尚書  
令翟紹爲左僕射遣暹達元基東討姚弋  
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降  
于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

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  
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  
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  
姦猾終為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  
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而奔出塞他子  
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  
蒙遜率眾迎之艾叔父儁言於眾曰秦王  
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為從涼主  
西遷眾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儁為主遣

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為侍中中書監征  
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  
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  
眾六千降于熾磐署為弱水護軍遣其左  
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澠川大  
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從羗豪  
三千戶于枹罕澠川羗三萬餘戶皆安堵  
如故元熙元年立其弟二子慕末為太子  
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

丙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  
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  
子慕末嗣偽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  
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  
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祲生雲雷屯羣凶作  
自晉室遘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  
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同我阨危長  
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

當禡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切據近郊經  
綸王業者也軋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  
矜陷呂延之師奸謀潛斷俘視羶之衆威  
策遐舉便能誓汧隴之餘卒窺崑函之奧  
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勅敵而朝食既而控  
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  
重氣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牆終  
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  
籠雋傑決負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首

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偽業覽其遺業盜亦有道乎

###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狹

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于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

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  
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  
謀曰熙今昏虐兼忘吾兄弟既還首無路  
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  
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  
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  
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  
雲為主雲署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

書事武邑公跋讌羣寮忽有血流其左臂  
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  
戒其勿言雲為其幸臣離班抵仁所殺跋  
升洪觀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  
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奮劍  
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  
跋為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於  
靖亂掃清凶桀皆公勲也素弗辭曰臣聞  
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

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  
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  
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  
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  
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分遣  
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為元  
皇帝父安為宣皇帝尊母張氏為太后立  
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署弟素弗為  
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為侍中征

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  
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為上  
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為侍中尚書令陽  
平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  
郭生為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  
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  
上谷公姚昭為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  
黨公馬弗勤為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為  
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

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為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為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宜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為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韭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

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啻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喻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係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

于而為闕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  
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  
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  
期出戰與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  
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人  
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  
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眾火俱起伏兵邀  
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  
署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為驃

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曰自頃多  
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  
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  
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  
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  
貨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為方  
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  
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  
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

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  
大業草創彞倫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  
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  
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賅路絕蠕  
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偽樂浪公主獻馬  
三千匹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  
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  
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  
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

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  
于蠕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  
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  
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穀  
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  
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温建德何纂  
以賢良皆擢叙之遣其太常丞劉軒使北  
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為祖父園邑以其太  
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

政事乃下書省徃薄賦愆農者戮之力田  
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  
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  
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河間人  
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  
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  
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域阻迴數千將  
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通出  
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

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  
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  
爲衛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常高城伯契丹  
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  
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  
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  
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  
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  
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

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綉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其國政道其黃門郎掌陋迎之於道跋爲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

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申給事馮懿以傾佞有辛又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并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大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大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大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

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尚恭儉則  
妖恠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  
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  
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  
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  
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  
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  
之護自二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

怒醜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  
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  
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  
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  
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  
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  
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  
丘張熾成周程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  
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

因亂投於高句麗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  
左僕射常山公蠕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  
逐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  
禮跋納其女爲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  
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  
又無內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  
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  
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繁大衆願給騎三百  
足矣得達勅勤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

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  
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  
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  
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有  
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  
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  
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  
宜還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  
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

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  
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跋  
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鶴雀折又地震右寢  
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御可  
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  
比震皆尚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  
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  
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  
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

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為魏所  
伐東奔高句麗居二年高句麗殺之始跋  
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  
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  
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  
未之竒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  
時豪為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  
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

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  
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  
弗遂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  
始竒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鄰何  
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  
彌爲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僞業素弗所  
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廝  
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  
修已率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

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  
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  
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  
絕申拔舊聞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勲臣子  
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梃豹孫鮮  
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  
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  
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

遂混之於萊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  
嘗謂戎狄凶器未窺道德欺天擅命仰乃  
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  
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  
非雄傑幸以寬厚為衆所推初雖砥礪終  
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  
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  
謂在茲猶能育黎萌保守疆宇敷號施令  
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其曰國仁驍武軋歸勇悍矯矯懣懣臨機  
能斷孰謂獯虜亦懷沉弄文起常才憑時  
叛換咸竊大寶為我多難

載記第二十五

晉書一百二十五

音義

紇反下沒汗寒鐸反大各軻音柯也又去鞞居宜

翟瑄音温狃反女九殺羝音水低跋反子六捫音門党

丁浪嶮嶺康郎輶音患躄音直炙反躄豕音的噍音柞

反帖余庶叱咤上齒只反反跋蒲搯音丁後

反關伯烏葛音求蠕蠕音柔下睹音觀柘

之夜鶴古段音斯砥礪音厲二音



